

千里祭祖奔黃陵



人與事
安仲生

人間四月天，又回到內地。這次是隨世界華人協會創辦人兼現任會長程萬琦博士，清明時分來到陝西黃陵祭祖拜軒轅。疫情之前程博士每年都會帶領一大批海外華僑華人回內地參加春秋二祭，據聞已斷斷續續跨越了半個世紀。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香港愛國商人霍英東、程萬琦等已率先踏足內地與有關方面接觸，為經濟發展而商討各項大型投資，同時也希望將國足國籃引入世界。當時程萬琦聯同另一位籃總主席，亦是財金界名人的湛兆霖來到陝西拜黃陵後，慷慨捐款五百萬港幣用作維修黃帝陵像及像龕。此維修紀念牌至今仍放置在黃陵像內殿側。霍老、程老及湛老等華人僑領始終抱着一顆愛國愛家之拳拳赤子之心，當仁不讓地為國捐施，不計回報地以盡忠孝。

如今霍老及湛老已故去，而程老仍以八旬開外之高齡於疫情後親率近百人之「祭祖團」奔赴陝西，尋根問祖黃帝陵，同心共築中國夢。

清明節清晨時分氣溫驟降，原來前一晚下的一場雨至今仍未停。我們十三人隨着來自全國各地的祭祖代表，由下榻的陝西賓館出發，直奔橋山黃陵。車窗外煙雨朦朧，前一晚的雨還在淅淅瀝瀝地下着，就這樣車隊浩浩蕩蕩地駛出市區。

大半個小時後，車隊已經駛離市區，進入了國道。突然間發現春雨已止，天色在陰暗中透出光芒，遠處可見清新明亮，剛剛還在瞌睡的人精神倏地為之一振，睡意全消。近兩個半小時的車程，沿途所見巍巍高山，涓涓河流，春雨過後，空氣清爽。回想大半月前

受邀入「祭祖團」，當時自己還拿不定主意，礙於滬港繁忙的工作，實在分身乏術。但剛好上月在上海工作時，便抽空去了寧波蘇州等地拜祭了家中先人。在為先父掃墓之時，我一如既往地與他說了最近所遇之事及所見之人。程老是先父數十年知交，先父也曾隨程老多次前往祭奠黃陵，一念及此筆者便立下決心，再忙也要踏着前人之腳印，迎上前去砥礪奮進。

早上八點多所有車輛已經抵達陝西省延安市黃陵縣橋山祭祀廣場下面。來自全國各地及海外三百多位參加是次癸卯年清明公祭軒轅黃帝典禮的代表們，陸續進場並在所屬位置排好隊。

九時五十分大典開始，主辦方各代表先後致辭。「尋根祭祖黃帝陵，戮力同心創偉業」是今次公祭典禮的主題，整個典禮共有九項議程依次如下：全體肅立，擊鼓鳴鐘；唱《黃帝頌》；各代表敬獻花籃；恭讀祭文；向軒轅黃帝像行三鞠躬禮；樂舞告祭；龍飛中華；瞻仰軒轅殿；種植橋山柏。整個公祭典禮由央視作了全球電視網絡直播，此次盛典體現了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內涵及底蘊。大典後主辦方更為世界華人協會的近百名成員在橋山黃陵近始祖廟地，作了一次專場公祭，程萬琦會長帶領眾人為先祖敬拜上香。萬里尋根赤子情，一炷清香軒轅近。

在歸途中，筆者望着車窗外沿途的山景而思潮翻滾。一個歷史悠久的古老民族，經歷了那麼一段漫長的艱難歲月後，如今和平安穩，發展經濟。在一個歷史的新起點上從容不迫地在國際舞台上擔當起應有的責任，以傳承千年之大國風範與世界各國交往合作共存並進。我們承上啟下，有責任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人文素養內涵傳遍全世界。要分享、要和平、要進步、更要愛。



准風物談
胡竹峰

讀友人文集，恣心所欲，措辭含糊，跌宕處，讀來一腳踏空，空空如也，空穴來風、空中樓閣、空前絕後、空谷傳聲、空谷幽蘭、空谷迴音、空腹高心、空谷白駒、空室清野、空花陽焰、空言虛語……文學怕還是要說點空言虛語才好。好文章如煙如霧如雲，看得見摸不着，偶爾摸着了，卻一頭霧水，越發空茫茫。白茫一片大地真乾淨，空茫茫更徹底，連乾淨的大地也不見，只是空。

殷浩罷黜貶為庶人，居家以手書空，有人竊視，他作「咄咄怪事」四字。南朝劉峻說書空、去梯之言未必屬實。《續晉陽秋》也說他雖被罷黜，平靜坦然，吟詠而已，並無悲傷。殷浩曾言，官本臭腐，得官而夢屍，錢如糞土，得錢而夢穢。其人曾作文集



君子玉言
小 杏

時隔一年再回故鄉。還在感冒中，昏沉沉地發着燒。母親自我們上車就一直微信關注，幾時上車、幾時到站了然在心。小寶與外婆幾年未見，更是格外高興。

去年來時，門前在造橋。如今橋已建好，修新如舊，石頭做成斑駁滄桑樣，與那邊真正的古橋「謝公橋」不太違和。古橋得名自東晉謝安後裔，是國家級文物。新橋命名「王公」，因為附近新建了「××故居」。為此拆掉了一片老房子，而所謂「故居」，不過是幾間展廳＋一個廣場。這座古城名人太多了，故居數不勝數。修繕了幾個，卻都搞成了廣場。僅餘的「故」味，只有一條老門石。遊子對於故鄉，永遠像單相思的戀人。故鄉頭也不回地呼嘯而變，遊子在原地苦苦追尋。

我是很想住老屋的，怕感冒傳染母親，也怕母親做這做那太辛苦，便住到離家不遠的酒店。穿過巷子走路回老屋，曲折狹窄的老弄堂仍在，老樹老簷都在，但寥無一人——台門裏爺孫牽手的影子不見了，曬被子的老太太不見了，暴曬的一區區筍乾不見了，長滿銅錢草的瓦缸不見了……唯有兩隻小狗在弄堂裏邊嗅邊走，不知是被遺棄的還是自己跑回來尋舊。屋角青苔斑斑，簷頭茅草雨中搖曳。

過去喜歡走老屋附近的馬弄，很有趣。長約九十六步，寬約三米，兩邊高簷聳立，極窄極幽，只能容兩人並行，是城市版的「一線天」。從巷子頭頭看見那頭一粒人影，看身形看是否騎着三輪車評估一下能否相向而行。人走在弄堂裏，頭頂上里巷人家從兩邊開着的窗子隔巷聊天……如今巷子闐寂無聲，另一頭還被封死了，只剩下一條細細的天際、一道幽幽的微風。透過月亮門，這邊可望河邊洗涮的婦女，那邊可見門廊上「文清庭」三個雅緻的題字，圓拱一圈「萬」形雕花。門、字、雕刻都是老物，縫隙間的小草是新芽兒。隔壁就是新造的「××故居」，寬敞氣派，但總覺得有點「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戲劇感，少了煙火氣的親切。沒有一絲進去看看的念頭。

剛出老城，連片別墅新樓；路橋似乎永遠「在建」，高橋闊路很是龐然。小橋流水、田園河湖難得看見了，河湖成了別墅區的湖景，河道成了八車道的寬馬路，古繚道飄零在樓群之間……古城漸漸隱沒

空空歌

五卷，怕是以手書空文章，字落紙上也不過以手書空。

趁早從名利場上下來的，做一個看客；趁早放下心頭的刀槍棍棒，放開拳頭，做一個茶客。人生無非過客，摧眉折腰事權貴，到頭還是一場空。

明朝有人作過《萬空歌》，說金也空，銀也空，妻也空，子也空，權也空，名也空。乃至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東升西落為誰功？字裏多勸世之意，如醍醐灌頂。人赤條條來，赤條條去，諸如金錢財富、名利地位，一切的一切，一切空空如也。多少文人走遠了，和騎牛的李昉一樣，邁過函谷關，絕塵而去，不知蹤跡，好在留下了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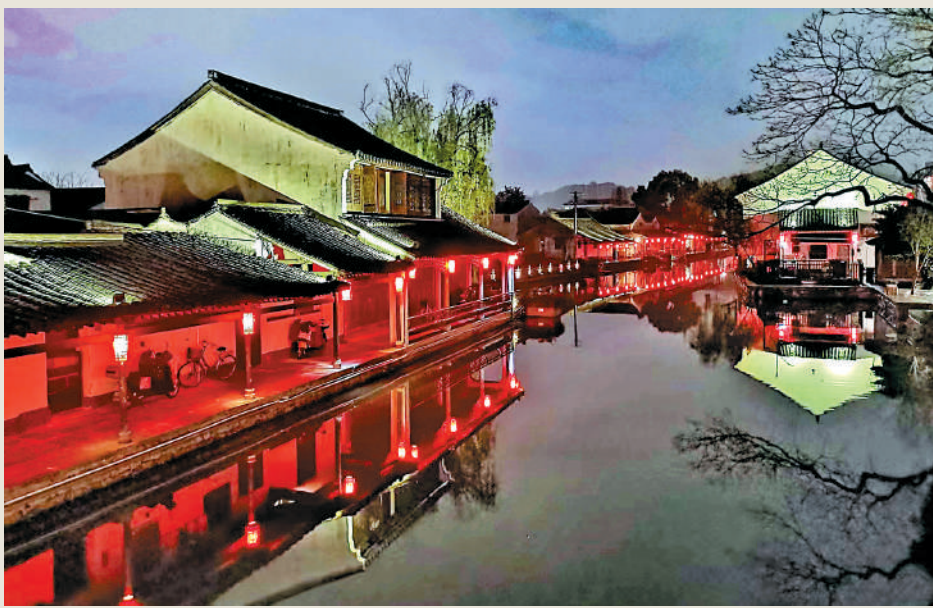
文章也是書空，我非要津津樂道。古人說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詩文沛然從肺腑中流出，不見斧鑿痕最好，意有所至，當論其意，不當拘泥字句。此論也空疏，讓

我越發覺出空。我珍貴文章，也珍惜文章，人生萬事皆空又如何？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偶爾在空裏看見桃花灼灼，山空有流水，皎空孤月輪。我還看見晴空一鶴排雲上，排空馭氣奔如電。

空空如也，也要實實在在。車有車輪，牛有蹄印。去壽縣古城，看舊日城門，石道車轍半掌深，那是車輪一年年輾壓過的痕跡，於是沉鬱，沉鬱是中年文章底色之一，歡喜也是中年文字底色之一。一味沉鬱，失去輕靈，一味歡喜，失之深刻，甚至跌入油滑境、淺薄境。

文章一淺，像中年人的睡眠。真懷念童年，一覺醒來，神清氣爽。童年時候，暑天大熱，偶爾午睡，一覺醒來，一脖子汗水。《狗尾草集》或許也可以名為「汗水集」。我寫得辛苦，希望別人讀得不辛苦。好文章舉重若輕啊，不獨如此，好文章還能四兩撥千斤。

故鄉的背影



▲古城夜色。

作者供图



◀故鄉的柳橋。

作者供图

菜，春筍是應季的「扛把子」，各種花式做法：紅燒筍、筍蒸肉、雪菜筍絲、筍絲燉魚。筍性隨和，怎麼做都好吃，都是老家的味道。回到城裏，姐姐招待在上過「舌尖中國」的餐館吃飯看戲，網紅店不免展示感太強，總覺不過癮，走到巷裏小店，吊一壺老酒，來盤茴香豆，加幾個青菜，老房樑上有懸吊的竹籃、桌上是酒罈和剛曬好的乾菜……老味道才夠足。

臨走時，回老屋與母親道別，母親要煮餃子，我們說有啥吃啥，母親親自到廚房去盛煮好的蓮子。我本不餓，母親端來一碗給我，一雙手顫微微的，我忙接過來，心頭一熱。不知不覺中，母親與當年的外婆一樣老了，手會不自覺地抖，頭會不自覺地微晃。母親問小寶：外婆是不是老了許多？我們說沒有沒有。母親自己很小心地上下台階，過橋時也扶住欄杆慢慢走。我攙起母親，母親的手有點涼。時間緊，加上病中精力不濟，還未與母親多聊些話，又要上路了。

小寶說外婆擁抱一下，母親說外婆越來越矮了，都夠不到你了。我看着一老一小擁抱的樣子，眼淚唰地湧出眼眶。小寶說，媽媽不擁抱一下嗎？我抱住母親，眼淚滴落在老太太的白髮上……

走上橋回頭看，母親還站在家門口朝我們招手。幾個人同時拍下來，細雨霏霏中，母親笑容清晰。還沒下高鐵，母親已將微信頭像換成了招手的畫面。

我們與母親，我們與故鄉，終將漸行漸遠。母親越來越老，故鄉越來越新。我們都沒辦法留住，唯有一次次地奔赴。

辦社保新卡的經歷



柳絮紛飛
小 冰

憂心忡忡地走進成都社保局辦事廳，心裏想的全是「辦事難」。「你們辦理什麼業務？」正茫然時，一位佩戴「藍軍」名牌的先生問。

「更改身份信息。社保局的包雄心先生一再通知我，回來把內地居民信息改為香港居民信息，完善了手續，即可激活凍結的社保退休金。」我仔細說明，生怕不周。內地的社會保險簡稱社保，兩地恢復全面通關了，我回來解決問題。

沒有內地身份證，我連預約號都取不到。藍先生幫忙取號，領我們到相關櫃檯。因需要戶口遷出證明，我們風風火火地前往派出所，再次回到社保局，手續就辦好了。

藍先生又建議我們到三樓找李怡女士查詢新的信息和退休金領取程序，以及到一樓醫保局變更身份信息，他的提議避免了我們走冤枉路。李女士查實了信息，又主動幫忙查明退休金的補發時間，很悉心。

也不是沒有遇到麻煩。在成都建設銀行十二橋支行辦理新社保卡時，趙欣女士發現了問題。恰遇社保局的電腦系統剛剛更新，定居港澳人士的社保編號，在軟件設置上少了一個位置，尾數進不了卡。這個小小的技術問題，被我碰到。

凍結的銀行卡、港澳身份、電腦設置問題，事情很複

雜。但是趙女士麻煩自己，不麻煩顧客。她沒有叫我們自己回社保局商量，而是自己諮詢。諮詢中，對方覺得尾數不應該影響卡的使用。懷着疑慮，趙女士替我製作了一張缺少尾數的社保卡，叮囑我們到附近的藥店試試可否使用，否則還得再去社保局。一試，果然無效。

再去社保局，製卡中心負責人找到了問題，他即刻致電工程師，次日通知我：問題解決了，可以重新辦卡了。重返建行，經過趙女士不厭其煩的操作和銜接，一張可以正常使用的退休社保卡，終於到了我的手裏。

還有更多像藍先生、趙女士、李女士這樣的工作人員，以及用自己的身份證幫我取號的青年，都很友好。「辦事難」的陰雲消散了，我看到了他們工作效率和服務水準的提升。

內地的社保，指的是基本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就業期間僱主和僱員每月支付工資的一定比例給社保，就可享受退休保障。

「你到底是享受內地社保，還是香港社保？」朋友好奇而疑惑地問。

「我們這類人，在內地工作過，交過一點社保金。移居了，無論在歐美非還是港澳台，社保局都有我們留着，與新定居地沒有關係。得人心哦。」

「這麼好？」
「保險嘛，有勞有得。」
退休金要補發了，心情極好。

正拍攝《不可能的婚禮》 韓星鄭彩率離世

據韓媒報道，韓國演員鄭彩率昨日（十一日）在家中被發現死亡，享年二十六歲。目前她正在拍攝電視劇《不可能的婚禮》，個人社交平台日前也有更新日常照片。

鄭彩率是模特出身，近兩年才開始活躍在幕前，曾出演過電影《深》等。此次拍攝的《不可能的婚禮》改編自熱門小說，鄭彩率死亡的消息讓製作團隊和出演者受到很大衝擊。翻查鄭彩率的社交媒體賬號，發現其生前約一周前曾發文稱以後要頻繁發布自己的動態跟粉絲們分享。



▲二十六歲韓星鄭彩率離世。

IG圖片